

清迈半年，在破碎的世界里重建生活 | 行星酒馆 EP1

一旦坦然接受「回不去」这个设定，一切反又变得简单明瞭，甚至有了一抹希望。



插画：Mantha Mok

林东尼刊登于 2023-09-02

[# 端传媒Podcast # 母国 # 行星酒馆 # 润学 # 离散](#)

【编者按】欢迎来到端传媒Podcast——在这里，端传媒的深度报导拥有声音。你会听到跨文化、跨地域、跨语境的故事、经验和观点，打开一个又一个世界。除了端的原创节目，端传媒还会不定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创作者合作，共同推出特别系列节目。

这次与端传媒合作推出的华语离散播客“行星酒馆”，来自旅美媒体人林东尼。东尼曾任美国著名晚间新闻栏目VICE News Tonight的东亚区制片人，也是Netflix亚裔社交媒体平台Golden的发起人之一。去年，他辞掉了美国的工作，搬离了定居多年的纽约。在亚洲与世界各地走出来的新老离散者相聚之后，他决定在泰国清迈租一块地和一个果园，并成立了创作空间“此处”。

播客“行星酒馆”是东尼与端的一次合作尝试，用声音记录离开家园的异乡人们所遇到的人、经历的事、以及深刻的体验。第一期行星酒馆，记录了东尼自己过去一年的旅程。

欢迎在 [SoundOn](#)、[KKBOX](#)、[Spotify](#)、[Apple Podcast](#)、[Pocket cast](#)、[Google Podcast](#) 平台上关注我们喔！

去年夏天，我的人生陡然转向：先是辞掉了体面的工作，又在疫情割裂世界三年之后，第一次离开北美，回到亚洲。

全副家当精简成两大个行李箱，这一走快一年。

从香港、台湾，再到越南、泰国。出走的开始，恰好横跨中共二十大和白纸运动，间中也有不少中文世界的朋友选择离开。紧接着，是中港台三地防疫政策剧烈转向，许多海外朋友又陆续回到亚洲。这一系列的因缘际会，使得被时代洪流冲刷的朋友，终又能聚首。

千百次似曾相识的相顾无言，以及数不清的笑中有泪、泪中带笑。短短几年间，一批全球化浪潮下成长起来的八九零后生人，昨天还许诺要在世界某个角落不期而遇，而今却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旅途。不管出国还是留下、奋斗或躺平，在突如其来的巨变中，大家都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——有的朋友放下包袱，润出国门。也有出国多年的朋友，重新寻找和中文世界的连接。有人拥抱田园牧歌，有人放下执念，在体力劳动中寻找寄托——虽是殊途，却又指向同一个简单又沉重的结论：

我们，好像回不去了？

能回到那里去呢？没人说得清楚。大家心里都有一根越绷越紧的弦，在某个时刻“啪”地一声断裂了。原本相信的秩序、清晰的边界、珍视的价值还有未来的走向，被时代骤然拍到岸上。在“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”话语体系里成长起来的我们，转眼就置身21世纪赛博乱世的不同阵营里。

不过，在缝隙中感受到的断裂、陌生、失语、倦怠、怀念、愧疚、彷徨，却又惊人地相似。

无数场重逢中，我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个吊诡的事实：一旦坦然接受“回不去”这个设定，一切反又变得简单、明了，甚至有了一抹希望。

破旧立新，可谓中文离散世界的传统艺能。从百年间分布全球的中国城，到四散南洋茁壮生长的华人社群，生活、国境、语言和知识不断打破重建，这一切早为下一代的离散者提供了学习的样板。事实上，变化已经在悄悄地酝酿：四散欧洲的中文文化沙龙，已从当年的零星小聚变成了近百人的不定期大聚。联结海外中国女性的社群平台“[女子主义](#)”，组织的开放麦活动已从纽约小剧场蜕变成了一票难求的火爆演出。大批新晋离开中国的人们，更把泰国当作出走的第一站。

与此同时，大洋彼岸早年定居海外、融入当地的离散者，则反思“融入主流”之外的生存方式。美国湾区诞生了中文文学杂志[《不栖》](#)，播客世界出现了“百花”这样的海外中文播客孵化器。天南地北的参与者们，立场各异，背景不同。但人在异乡、生逢乱世，大家都逃不开“离散”这个缓慢而深刻的过程。它逼着我们去反思，我是谁？我要留在哪里？我要放下什么？而放低之后，我该怎样地活着？

带着这些问题，在旅行近一年后，我停在清迈，租了几亩地，成立了一个创作空间。“行星酒馆”这个播客和专栏，正是自这个空间而起，记录一众朋友探索的过程。

这个播客，只想尝试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：

在这个剧烈动荡的时代里，作为个体的我们，究竟在经历着什么？“行星酒馆”的第一期，正是这个播客源起的故事。去年10月，我与好友Sig在疫情失散三年后重逢。我们各怀自己的包袱，最终在泰国的北部，分别找到新的生活座标。六个月后，我们即将再次离别，就有了这样一段对话——关于旅居，关于清迈，以及短短半年间，我们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

2022年12月31日，新年庆祝活动期间，清迈上空燃放烟花。摄：Pongmanat Tasiri/SOPA Images/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

时间轴

- 00:57 行星酒馆播客的诞生
- 03:13 我们为什么选择了清迈
- 06:00 后疫情时代，一场不约而同的老友重逢
- 12:51 论清迈这座小城的打开方式
- 21:11 一个关于全球流动性与特权的注脚
- 25:33 展开讲讲，另一种生活的探索
- 30:43 全球背景下，大批新离散者的诞生

32:55 舒展之后的一场大型新生活尝试
36:00 新生活里自己的改变
40:40 刚润出来的狗子，Hacker小传
44:50 对朋友的建议
46:10 下一步想做什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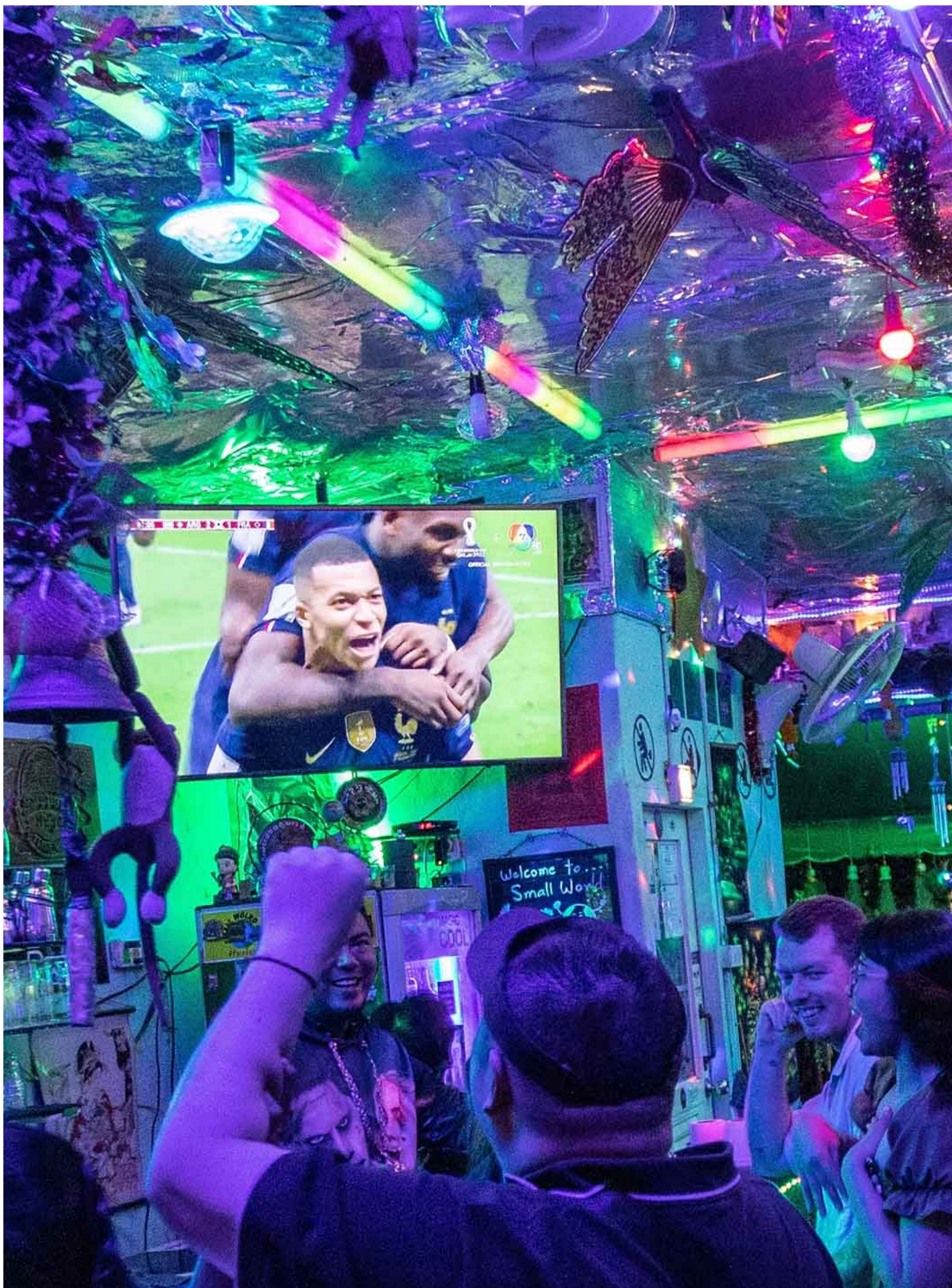
播客精华节选

从大理开始的人生旅程

Sig: 我大学在北京，然后七年在北京，五年在深圳，都在中国最卷的大城市里。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我搬去了大理两年。那两年让我重新理解生活和自己。

大理的社区感强，我第一次觉得生活里居然有了community。以前一直生活在城市，不知道邻居是谁，认识的人仅限于工作或者兴趣小组，大家没有强烈的社区感，不约的话根本不会见面。在大理这帮人是小时候的邻居，他永远在哪儿。不是一周来一次，一个月约一次——不是，他们一直在那，天天没事就能碰到他。这种感觉很妙。

有很多老大理——最早去到大理长居的外地人，是一群嬉皮士或者揸包客，早就研究出适合游玩的线路，他们知道哪儿好，也创造了那边的文化，我就不需要从零去探索。这批人很多都已经来了清迈。那时候我就好奇，为什么大家都从大理搬去清迈？这个种子在当时就已经种下。



2022年12月18日，球迷们于泰国清迈观看2022年世界杯决赛。摄：Guillaume Payen/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

后疫情时代：重新接上断裂的生活

Sig: 2022年10月，我和伴侣加菲决定离开中国搬到海外。当时买了一张经停曼谷、前往洛杉矶的机票。我们在曼谷就很纠结，不知该去泰国还是去洛杉矶。给东尼打电话，东尼正从美国来到香港，他跟我们说“美国太卷了，我要来东南亚。”

然后我们就来了泰国。我跟加菲先到曼谷，当天就几乎决定留下。疫情刚刚结束，我们三年没出来过，来到泰国，我们纳闷，不是说全世界都停滞不发展了吗？但是泰国发展太猛烈了，所有的迪厅都爆满，永远是年轻人聚在一块。上面唱什么歌，下面就大合唱，我在这场景下好几次感动到流泪——他们太开心了。

东尼：我们在那之前的见面是在2019年底，隔了整整3年，我想要大家一起把生活给接上去。

Sig: 真的。好像你就凭空消失了3年。上一次见，是我们去美国待了半个月，前半程在纽约，他就在纽约，我们一起玩，后半程去西海岸，结果他也在。那时我刚完成纪录片的拍摄，从阿根廷飞到纽约，见到了东尼。那时我27岁，觉得生活刚刚开始，充满希望。但被疫情一下打回现实，面临很多根本就没有准备过的事情。我意识到，原来世界不是照着原来的规律发展的，不是原来是什么，就会一直这样下去，有很多的偶然性。

东尼：我们其实是一代人的缩影。整整一代人成长于全球化背景下，怀着“今天可以在这个国家，明天可以在那个国家”这样心态的一批朋友，不少受过海外教育或者在国外居住、工作，突然一下就被疫情冲散了。它不是大家的选择，而是有很多偶然在里面。我们突然就被时代裹挟着往前，不过最后我们又在曼谷见面了。



2022年11月8日，泰国清迈天灯节。摄：Guillaume Payen/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

定居清迈的探索

Sig：在曼谷见面后，我们心里也不确定，还考虑了普吉岛、曼谷、清迈，也去到马来西亚的槟城，还去了老挝，选择和比较哪个地方更适合创造新的美好家园。其实刚来清迈时我们不是很满意，因为它太像大理，但景观不如大理美。大理苍山洱海的视觉冲击力太强。清迈在这个方面差点意思。但是，待到半个月的时候，开始觉察到清迈的妙处——它是需要耐心去体察的。

我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搬去大理。大理没什么疫情封控，大家过着稀松平常的生活，非常美好。对我来说，清迈是升级版的大理。我觉得我经历了很多生活，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生活的模样，我只是需要一个空间把它给塑造出来。

我跟很多朋友、好朋友都说，搬来清迈吧，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时间。要让人生中的这几年，都在一起。不是你一个月来看我一次，是我们天天在一起，我随时可以让你来我家吃饭的那种在一起。

东尼：我有个非常不一样但又很类似的经历。在我搬离纽约前一整年，我在布鲁克林找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社区，叫日落公园 (Sunset Park)。它其实就是布鲁克林的中国城。那边东西特别好吃，又很便宜，我就天天叫朋友到那个地方去吃饭。然后发现，那里简直是一个 90 年代的中国，街上还有网吧，还有桌球馆，路上还有KTV。我们一帮 30 多岁有事业的成年酷儿朋友，天天活得像个很有钱的中学生。

Sig：对，这种感觉特别明显。我跟好朋友无数次在公路旅行，去微山，去沙溪的路上，我们都说，我们现在太像中学生了。我们怎么以 40 岁进入了一个中学生的状态，一群好朋友，很快乐得开着车带着狗出去玩。

东尼：人和人在一起，就会和这个地方产生联系。

Sig：这是一个特别强烈的共识。我们都来了清迈之后体验也非常好，然后一起去体验更多更好的东西。我们有位法国朋友，他在中国的时候住在云南，后来搬来清迈，我们在清迈见面。他说，哇，你知道吗？我去了这么多国家、这么多地方，从来没见过哪里像清迈有这么多法国人的。何止法国人多，哪里的人都很多。

东尼：我在纽约，感受到所谓国际化的一个城市，很多时候，价值观并不国际化。每个人从世界各地来到纽约，大家都抱着一副 if i can make it here, i can make it everywhere 的野心。反而到清迈，大家都属于一种摆烂的心态，就是让我好好活着，我就想好好活着。

Sig：真的很佛。

东尼：特别佛。当时我跟你一起去看了好多个房子。有什么四五层楼高的，又带车库，在高级别墅区里，造了假山造了景。还有个房子，底下就是鱼塘。你可以在阳台钓鱼，旁边还有果园。

Sig：对，反正这边便宜，大家放开想象力随便搞。

东尼：这个给我纽约的朋友非常大的震撼。我房子一租下来，好几个朋友就专门从纽约飞来住。也帮我把音乐工作室什么的搞起来。大家发现，不管是从纽约还是国内过来，都是“卷了好久了，然后终于可以躺平一下”。我发现自己很长一段时间，尤其在疫情期间，人是非常不舒展的。有很多要担心的东西，很多无法控制的事情。我忘了，我是一个制片人(Producer)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去produce我的生活。钱和工作事业，只是一方面的东西。我应该把生活安排成什么样的？住的空间我喜不喜欢？今天能不能吃到我爱吃的东西？这些东西不但是可被打造出来的，我们也必须要去做这件事 (not only its producible, you have to do it)。



2023年1月23日，中国游客在泰国清迈拍照。摄：Wichai Thaprieo/AP/达志影像

探索自己的改变

东尼：我好奇，你从来清迈到现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？

Sig：以前在国内生活，我的工作经常在海外出差，合作公司是荷兰公司，同事经常是外国人。我一直觉得我是非常国际化的，觉得可以用VPN，可以看到这个世界，跟大家没有什么区别。但出来生活了半年之后，再回顾以前的状态，会发现自己是非常不国际化的。

很多想事情的思路方式、跟人打交道的方式、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是很中式。比如常年在中國做内容，影片是给中国观众看的，不免会被观众教育做内容的方向。或者知道在国内做内容会有大量限制，自动天生就有一个紧箍咒。自我审查能力特别强，第一秒就条件反射自我审查。

但今天我就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我就觉得这样做最酷。走到这里所要经历的一步，不是跨过国境那一天就迈出去的。这个转变，是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逐渐完成。它包括很多细节，比如跟泰国人交朋友，在交往过程中发现他们思考、处理事情的方式从底子上就很不一样。这些态度都在影响着我。我觉得在这个缓慢的过程之中，我今天可以跟世界不同的人对话，特别好玩。

[# 端传媒Podcast # 母国 # 行星酒馆 # 润学 # 离散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傳媒八週年 | 另一個世界仍然有可能

訂閱端傳媒，期待改變的你，
與亟待突破的我們，共同撐起另一個世界。

8週年尊享會員 特別優惠 **20%OFF**

立即訂閱 →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